“十五五”时期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路径研究
——基于“5C”框架的分析

张敏[1]　王乐[1,2,3]
（1.复旦大学图书馆，上海 200433；2.复旦大学国家智能评价与治理实验基地，上海 200433；
3.复旦大学人文社科评价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摘要：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我国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面临经费保障压力加大、馆员能力要求持续提升、用户需求日趋多元及资源同质化凸显等多重挑战。本研究提出“5C”框架：以高质量、有特色馆藏资源（Collection）为核心，强化资源与大学及用户的价值连接（Connection），重塑馆员与学者及学术出版机构的全面沟通（Communication），推动本地及全球学术社区协同（Collaboration），并通过馆员能力跃迁（Capability）应对智能化变革。该框架可为“十五五”期间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启示。

关键词：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馆藏发展；“5C”框架；“十五五”时期
中图分类号：G253　DOI：10.3772/j.issn.1673-2286.2026.04.001
引文格式：张敏，王乐．“十五五”时期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路径研究：基于“5C”框架的分析[J]．数字图书馆论坛，2026，22（4）：1-10.

信息资源建设是图书馆履行核心职能的基础环节。肖希明[1]将信息资源建设定义为“人类对处于无序状态的各种媒介信息进行选择、采集、组织和开发等活动，使之形成可资利用的信息资源体系的全过程”。随着信息资源类型和载体形态的持续演进，信息资源建设的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不同的名称。继“藏书建设”“文献资源建设”等名称之后，“信息资源建设”逐渐成为当前学界与业界普遍采用的名称。无论是“资源为王”[2]，还是“资源为基”[3]，都揭示了信息资源建设在图书馆工作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亦明确指出，高校图书馆的主要任务是“建设全校的文献信息资源体系，为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提供文献信息保障”[4]。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以来，高等教育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高校图书馆也迎来了信息资源建设的重要机遇期。在信息化持续推进的背景下，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经历了由纸质资源主导向数字资源快速增长的阶段性转型。2015年前后，我国高校图书馆纸质资源与数字资源的单馆年均购置经费已大体相当，此后数字资源逐步占据主导地位[5]。然而，资源结构的演进引发了一系列新的挑战：资源同质化日益严重，数据库持续攀升的价格与图书馆议价能力有限的矛盾不断加剧，多元化用户需求与既有服务模式之间的适配性不足日益凸显。

收稿日期：2026-04-03

当前，高校图书馆的内外部环境正经历快速而深刻的变革。在“十五五”开局的关键时期，高校图书馆有必要对信息资源建设进行系统性反思：其一，信息资源建设正面临哪些根本性挑战；其二，在高质量发展导向下，应如何重构信息资源建设路径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系统回答这些问题，本研究通过分析当前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的主要挑战，在此基础上提出“5C”框架，以期从多维度视角探讨新时代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的路径与实践方向，为我国高校图书馆中长期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照。

1　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面临的挑战

当前，高校图书馆正处于多重力量交织的乌卡（VUCA）环境之中，即易变（Volatility）、不确定（Uncertainty）、复杂（Complexity）和模糊（Ambiguity）并存的时代[6]。在数字化转型持续深化、科研范式加速变革、开放科学不断推进的背景下，信息资源建设的外部环境日益复杂多变，其内部运行逻辑亦随之重构。信息资源建设问题已由以规模扩张为特征的“增长型问题”，转向以结构调整与机制优化为核心的“结构性挑战”。在此情境下，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的关键任务不再是单纯扩大资源规模，而是在约束条件下实现资源结构优化，并在不确定环境中维持战略稳定性。为明确信息资源建设的转型方向，有必要对高校图书馆所面临的核心挑战进行系统梳理。

1.1　经费层面的挑战

预算缩减已成为当前国内外高校图书馆面临的突出挑战。英国国立与高校图书馆协会（Society of College, National and University Libraries, SCONUL）2025年发布的成员经费状况调查显示，受访的104所高校中有73.0%的高校在2025学年削减了图书馆预算，平均削减幅度为8.2%，最低仅0.6%，最高达30.0%，已经对全行业的馆藏服务造成显著负面影响[7]。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Research Libraries, ACRL）的统计表明，2023年美国学术图书馆平均总支出（不含附加福利）虽较上一年略有回升，但仍低于2019年前水平[8]。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我国部分高校图书馆经费总额在2022年有所回升，但在学校整体预算中的占比呈下降趋势，形成了“乌龟与兔子赛跑”式的不平衡增长[9]，呈现总量增长与结构性弱化并存的格局。

与此同时，信息资源价格持续上涨。Kelly[10]对2019—2023年《出版人周刊》（*Publisher's Weekly*）成人精装小说畅销榜排名前10的图书在亚马逊上的价格进行调查统计，结果显示这些图书价格5年内平均涨幅约7.7%。EBSCO发布的《2026年期刊价格预测报告》显示，2026年面向高校图书馆、政府图书馆及医学院校图书馆的期刊价格预计整体涨幅为3.5%~5.5%，其中纸质期刊预计涨幅达5.0%~8.0%[11]。根据武汉卷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对1 450所高校图书馆入藏中文纸质图书的统计，2023年上半年参与馆配的图书单册平均价格为64.09元，较2022年上半年增长6.46%[12]；2024年上半年参与馆配的图书单册平均价格为67.19元[13]，较2023年上半年增长4.84%。根据复旦大学图书馆内部统计数据，2004—2023年外文期刊平均采购价涨幅超过73.60%，中文图书价格亦呈持续上涨态势。

资源价格的持续攀升与出版市场集中化趋势叠加，进一步压缩了图书馆的议价空间，使图书馆陷入被动承受成本增长的困境。尤其是以打包订购（Big Deal）为代表的数字资源采购模式，给图书馆造成沉重的经费负担。Kelly[14]的研究显示，超过半数的受访高校图书馆自2015年以来曾停订部分大型电子期刊库。纽约州立大学系统于2020年终止与Elsevier的整体订阅协议，改用体量更小、费用更低的订阅套餐，节省经费约700万美元[15]。2025年初，英国谢菲尔德大学、萨里大学和约克大学宣布不再与Elsevier续签打包协议，改为订阅部分期刊[16]。2025年，我国部分高校图书馆出现了较为集中的资源停订现象，例如，福州大学[17]、南京财经大学[18]、厦门大学[19]、复旦大学[20]等高校的图书馆发布数据库停订通知。

总体而言，资源价格持续上涨与预算缩减的叠加，构成了当前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的首要压力。这种双重挤压不仅影响高校图书馆资源保障能力，也对其资源配置方式与采购策略提出了新的要求。

1.2　资源层面的挑战

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结构变化显著，呈现数字资源持续增长、纸质资源逐步缩减的趋势。《2023年中国高校图书馆发展报告》显示，2009—2023年，我国高校图

书馆馆均文献资源购置费由344万元上升至584万元（增幅约69.77%），其中数字资源经费占比从2009年的31.10%上升至2023年的65.80%[21]。同样的趋势在国际上亦得到印证。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ARL）的统计报告表明，早在2010—2011年，美国研究型高校图书馆的数字资源购置经费占文献资源购置总经费平均值已达到65%，84%的图书馆数字资源购置经费早已超过纸质资源[22]。

数字资源主导的格局，在提升文献获取效率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图书馆在信息资源建设中的主导权。目前普遍采用的打包订购模式，虽然在短期内降低了采选成本、缩短了资源获取周期，但同时强化了学术出版商的市场垄断，加剧了数字资源采购的路径依赖与重复浪费。一方面，数据库价格不断攀升持续挤压预算空间；另一方面，打包订购模式使各馆之间的资源结构日益趋同，数字资源的同质化现象越发严重。复旦大学图书馆持续对国内8所“985”综合型高校的图书馆可访问数字资源进行监测，结果发现：2016—2024年，4所及以上高校的图书馆可访问的数据库数量占全部可访问数据库数量的比例维持在30%~35%。虽然其中一部分为历史买断资源的积累，但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每年付费且价格昂贵的外文数据库，集中于少数几家主要学术出版商与集成商。2024年，4所及以上高校的图书馆可访问的数据库共262种，其中复旦大学图书馆可访问数据库191种，当年需付费的数据库有97种，占复旦大学图书馆当年数字资源购置总经费的95%。该结果表明，用于维持“共同拥有资源”的数字资源经费支出已占据相当高比例，反映出资源配置的集中化与同质化趋势。

纸质资源规模的持续收缩与数字资源的无限分发，使高校图书馆在数字化进程中逐渐丧失馆藏差异性与特色优势。数字化虽提升了资源可及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馆藏的独特性与知识生产的多样性，形成“规模扩展”与“特色弱化”并存的结构性矛盾。这一矛盾对图书馆的学科支撑能力与文化传承功能提出了新的挑战。

1.3 用户层面的挑战

长期以来，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以“提供文献”为核心目标，其价值实现依赖于用户对馆藏资源的访问与使用。在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高校图书馆用户的资源需求和信息获取行为正发生深刻变化。用户信息获取行为由依赖图书馆资源体系的检索式获取，转向通过大语言模型驱动的对话式知识供给。在此过程中，用户无须通过访问具体文献来完成知识建构，可以借助大语言模型直接获取经过整合与重组的信息。用户对原始文献载体的依赖程度明显下降，图书馆资源服务的功能被削弱，对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形成根本性冲击。

知识获取路径的多元化进一步削弱了高校图书馆在信息获取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复旦大学图书馆2025年开展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用户已将AI工具与传统学术搜索平台（Google、PubMed等）、图书馆检索系统并列为重要知识获取入口。与此同时，AI工具通过跨库整合与语义生成，在一定程度上“屏蔽”了信息资源的文献来源，使用户在获取信息时对具体资源载体的感知显著弱化，从而进一步削弱图书馆资源体系的可见性与存在感。

在AI介入知识生产的背景下，用户需求已转向知识的高效利用，对资源的语义组织与结构化程度提出更高要求。但当前高校图书馆的信息资源建设仍主要沿着采购路径展开，其基本逻辑是通过扩大资源规模来满足用户需求，忽略了知识的组织。传统以文献为单位的资源体系，难以直接适配智能环境中的数据调用与知识整合需求。

因此，用户需求的变化不仅是服务层面的调整问题，更对信息资源建设范式提出了挑战。高校图书馆有必要从以资源为中心的建设逻辑，转向以连接与沟通为核心的组织方式，通过提升资源的可及性与语义表达能力，使其能够更有效地嵌入智能环境中的知识生产过程，从而在用户依赖弱化的趋势下重建资源体系的现实价值。在此过程中，高校图书馆资源不再仅作为静态馆藏，而逐步转化为支撑教学、科研与创新活动的知识基底与智能原材料。相应地，高校图书馆也得以在更高层次上融入大学整体运行体系，承担知识中枢与智能学习支撑的功能[23]。唯有实现这一转型，方能在用户依赖弱化的趋势下，重建资源体系的现实价值。

1.4 馆员层面的挑战

用户个性化、智能化的需求不仅给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指明新的方向，也深刻影响馆员的职业结构与

能力要求。信息资源建设的理念、方法与工具正在迅速演进，而馆员队伍的知识结构与技能体系未能同步升级，这种错位正成为制约信息资源建设质量提升的关键瓶颈。

近年来，高校图书馆的馆员数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收缩。《2023年中国高校图书馆发展报告》[21]显示，吉林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的图书馆在编人员数量均呈下降趋势，与全国高校图书馆在编人数均值下降态势一致。以复旦大学图书馆为例，2019—2024年全馆馆员数量由178人降至159人，其中资源建设与组织部门的馆员从29人锐减至17人。尤其是在人员退休与岗位调整的叠加影响下，采选、编目、数据维护等传统核心业务岗位的空缺未能得到及时补充。人员规模的收缩使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在面对复杂任务时的承载能力进一步受限。

与此同时，信息资源建设的复杂性持续上升。数字资源数量的快速增长要求馆员在数字资源采购时从“逐一采选”向“系统评估与集成管理”转变。数字资源的采购与管理不再只是单纯的招标与订购，还包括数据库的购前与购后评估、使用数据分析、开放获取内容监测、采购谈判、元数据揭示与质量控制等环节。尤其在开放科学与科研数据管理日益重要的背景下，信息资源建设已从“文献获取”扩展为“学术生态支持”。馆员不仅要理解学术出版格局与相关技术标准，还需具备与科研、教学相衔接的跨界能力。然而，馆员的数字素养、数据分析、AI协作等能力存在明显短板，形成了“能力鸿沟”。岗位转型与能力重塑已成为信息资源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综上所述，当代高校图书馆的信息资源建设正处于多重张力的交汇点。经费的持续紧张与资源价格的持续攀升，形成高校长期的财政压力；资源数字化的加速与馆藏同质化的加剧，削弱了图书馆信息资源的差异性和独特性；用户需求的快速变化挑战了传统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的逻辑与服务模式；馆员能力结构的滞后则进一步放大了这一系列矛盾的系统性影响。经费、资源、用户、馆员四个层面的张力相互作用，共同构成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的复杂困境。

2　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的“5C”框架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五五”规划纲要）是2026—2030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动纲领，在“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部分提出要“提升智慧博物馆、智慧图书馆、公共文化云服务效能”，还在“强化科技创新资源保障”部分提出“强化资源的开放共享”[24]。这为高校图书馆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十五五”时期是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由传统走向智慧化、由单一走向融合、由个体建设走向共享共建的关键转型期。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单一维度的改进难以有效应对复杂多变的内外部因素的挑战，信息资源建设亟需围绕顶层目标搭建整体行动框架。

2012年，ACRL发布的《连接、协作与沟通：高校图书馆价值峰会报告》（*Connet, Collaborate, and Communicate: A Report from the Value of Academic Libraries Summits*）中提出“3C”理念，强调高校图书馆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可以发挥连接（Connect）与协作（Collaborate）的作用，通过促进跨部门、跨学科的协同与对话（Communicate），提升其在学生学习与学术发展中的实际影响力[25]。该报告同时指出，系统化评估机制、专业能力建设以及多方协作是图书馆实现价值转化的重要路径。在探索“十五五”时期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路径时，本研究借鉴“3C”理念，提出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的“5C”框架（见图1），旨在系统回答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做什么”“如何做”与“谁来做”的关键问题。

第一，资源基础（Collection）解决“做什么”的问题，构成信息资源建设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容，聚焦信息资源体系的结构与质量，强调在数字化与同质化背景下，构建具有学科支撑力与差异化特征的馆藏体系，以提升资源供给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该维度主要回应资源结构失衡与同质化问题的挑战。

第二，价值连接（Connection）、多方协同（Collaboration）、全面沟通（Communication）解决“如何做”的问题，构成信息资源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价值连接聚焦资源与用户需求、机构使命及技术环境之间的关系，强调通过多层次连接机制，呼应用户需求，使资源能够有效融入教学科研生态。该维度主要回应用户需求变化与资源利用脱节的挑战。多方协同聚焦信息资源建设的组织方式，强调通过馆际协作与校内统筹，推动资源共建共享，拓展资源获取与配置的边界，从而缓解经费约束与资源获取之间的张力。该维度主要回应经费压力与资源成本上升的挑战。全面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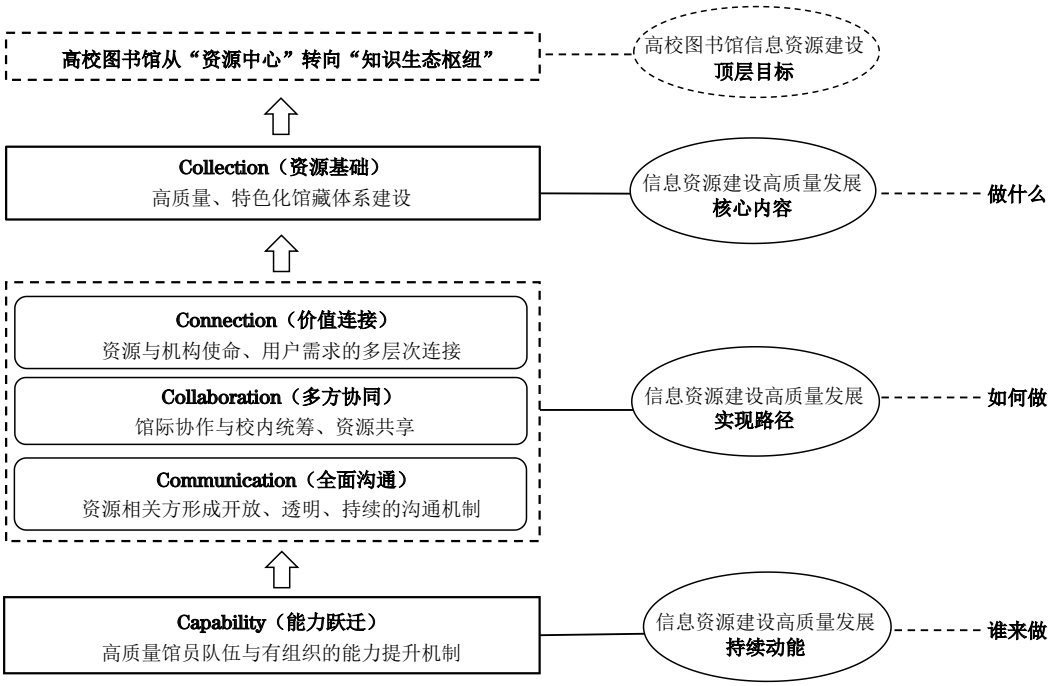

图1 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5C”框架

通聚焦信息资源建设过程中的多方互动机制，强调图书馆与出版商、资源提供方、捐赠人、学校管理层以及用户等各利益相关方形成开放、透明且持续的沟通关系，以更好地打造高质量特色化资源，同时提升资源决策的合理性与资源利用的匹配度。该维度主要回应前述各类挑战。

第三，能力跃迁（Capability）解决“谁来做”的问题，是信息资源建设的基础支撑，为信息资源建设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动能，强调馆员在数据分析、技术应用、学科理解与战略判断等方面的能力提升，以及相应的组织机制建设。该维度主要回应能力结构滞后所带来的挑战。

“5C”框架既可以作为高校图书馆分析信息资源建设宏观和微观问题的理论参考，也可以作为高校图书馆设计“十五五”规划纲要具体实现路径时的行动参照。在“5C”框架中，信息资源建设不再局限于资源采购与收藏，而是被置于核心内容、实现路径、持续动能相互作用的系统之中，从而推动高校图书馆实现由“资源中心”转向“知识生态枢纽”的顶层目标。具体而言，该框架以高质量、特色化馆藏资源作为资源基础，强化资源与机构使命、用户需求的价值连接，重塑馆员与学者及学术出版机构的全面沟通，推动本地及全球学术社区协同，并通过馆员能力跃迁以应对智能化变革。

3 基于“5C”框架的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路径

3.1 资源质量提升与特色构建

无论图书馆的服务形态如何演变，高质量、有特色、不可替代的信息资源始终是支撑其实现价值的基础，也是其区别于商业信息平台与通用学术数据库的根本所在。高校图书馆应该重新界定信息资源建设的对象，重申“内容为本”的基本方向，这是图书馆在AI时代维系独立性、固守学术价值的重要前提。

（1）拓展信息资源建设在概念层面的边界，树立面向多类型信息资源对象的“大资源观”。传统馆藏建设以外部出版文献为核心，而在数据密集型科研与开放科学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信息资源形态已显著扩展。除外部获取的学术文献资源外，高校在教学与科研过程中产生的各类信息资产，如科研数据、机构成果、学位论文及本校特色资料等，同样构成重要的知识基础[26]。这类内生资源通常具有明确的学科指向与机构特征，是高校图书馆保存机构知识、参与知识生产的重要抓手，将其纳入信息资源建设体系，有助于在既有外部资源高度同质化的条件下，增强馆藏结构的独特性。

（2）在总体平衡的前提下，适度向专题化与特色

化方向倾斜，推动馆藏由“规模导向”向“结构导向”转变。一般馆藏与特色馆藏之间应该有更为清晰的功能分工。一般馆藏是教学与科研活动的必要保障，其配置应更加注重效率与结构优化；特色馆藏是研究型图书馆使命的核心载体，更是区分研究型图书馆的关键标识之一[27]，是支撑高水平研究与学科发展的不可替代的文献根基。这里的特色馆藏不应仅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古籍善本或珍稀文献，也包括围绕特定学科领域或研究问题形成的系统性专题收藏，这类资源在支撑深度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近年来国内高校图书馆逐步加强特藏体系建设，在传统古籍、近现代文献等基础上拓展形成面向特定学科或研究主题的专题馆藏，如地方文献、现当代文学资料、学术人物文献及校史资源等。这类资源往往与高校优势学科及研究传统紧密相关，为学术研究提供具有连续性与深度的材料支撑。特色馆藏的形成多依赖学者捐赠、社会转让及机构合作等多元渠道，其背后承载着特定的学术谱系与文化记忆，具有明显的不可复制性。在数字技术与AI不断发展的背景下，通过数字化加工、语义标引与知识组织，推动特藏由“藏”向“用”转变，已成为提升其学术价值的重要方向。

（3）信息资源建设策略的持续实施有赖于相应制度工具的支撑。高校图书馆应将馆藏建设政策与学校发展战略、学科布局及科研方向相衔接，并结合资源利用数据与学术产出情况开展定期评估与修订，使信息资源建设由分散决策转向系统调控，确保特色发展方向的稳定推进与资源结构的持续优化。

总体来看，馆藏的概念不再局限于资源的数量与类型，更关乎资源体系的结构质量与学术指向。在资源获取日益便利而内容同质化加剧的背景下，唯有在“大资源观”下统筹外部资源与内部资源，强化专题化与特色化建设，并通过制度化机制加以引导，高校图书馆方能在知识环境持续变化的条件下保持其不可替代性，并为后续连接、沟通与协作机制的发挥奠定基础。

3.2 信息资源与学术生态的深度嵌入

在信息获取路径日益多元，尤其是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用户对图书馆资源的依赖正在弱化，其原因并非是资源价值下降，而在于资源与教学、科研活动之间的连接机制不足。因此，价值连接的核心不在于简单地强化资源供给，而在于重构资源与学术生态之间的关系，使资源能够更早、更自然地嵌入用户的学习与研究过程。

（1）从学校整体层面看，信息资源建设需要与高校的学科发展及战略布局保持更高程度的协同。高校图书馆有必要基于学科发展动态、战略方向调整等情况，更敏捷地对资源结构进行调整，推动信息资源与教学、科研场景的深度嵌入。例如，通过课程资源整合、科研项目支持及学科服务等方式，使信息资源不再停留于“可获取”，而能够在具体使用情境中被激活。从高校图书馆内部运行来看，信息资源建设早已发生实质性扩展，从以采购为中心转向以资源全生命周期管理为中心[28]。信息资源建设需要与信息组织、知识服务等环节建立更为紧密的衔接机制，通过数据反馈不断优化资源结构，实现从“供给导向”向“使用导向”的转变[29]。这一过程本质上是将资源从“馆藏对象”转化为“服务要素”，从而提升其在图书馆整体业务体系中的作用。

（2）在具体实现路径上，需求驱动机制应从“补充采购渠道”上升为“调节资源结构的重要依据”。21世纪初，美国高校图书馆兴起了读者决策采购（Patron Driven Acquisitions，PDA）模式，部分图书馆的PDA经费占了全部采购预算的一半[30]。我国高校图书馆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更具本土特点的应用方式，例如通过“你选书、我买单”等机制将用户的需求直接纳入采购流程。以复旦大学图书馆为例，这种荐购方式有效提升了资源配置的响应速度与使用匹配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传统采选模式对用户需求感知不足的问题。同时，相关实践也揭示资源连接过程中面临的结构性约束。例如，复旦大学图书馆荐购平台已实现了纸电一体化采选，用户可自主选择纸质书或电子书。然而，运行实践显示中文电子图书市场有效供给不足：多数出版商平台不支持单本采购，集成商平台新书上架滞后，高质量学术图书数字化率偏低。用户电子书荐购量未超过荐购总量的10%。这表明，资源与用户之间的连接，不仅取决于图书馆自身管理机制，也受制于出版生态的整体发展水平。

（3）在AI技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资源连接的方式发生了更深层次的变化。基于高质量馆藏与规范化数据构建的知识体系有可能成为智能服务的重要基础，使资源能够通过语义理解与知识组织，直接参与用户的问题求解过程。资源不再仅通过检索路径被“找到”，而可以通过算法机制被“调用”，从而进入更为复杂的知识生产链条。

总体而言，价值连接所强调的并非单一技术手段

或服务方式，而是信息资源建设逻辑的转向，即由以资源供给为中心转向以资源使用与价值实现为导向。高校图书馆一方面在校级层面强化与学科发展协同联动，另一方面在馆内推进资源全生命周期管理，同时依托需求导向与数字技术的结合优化资源采购路径，方能在用户信息行为持续变化的背景下，重新建立信息资源与学术活动之间的有效连接。

3.3 资源保障与保存的体系重构

多方协同所强调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合作，而是通过多层级、多主体的协同机制，重构资源的获取、保存与服务方式，由信息资源建设转向资源保障。

（1）馆际协作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中相对成熟的形态。从资源服务与资源保障角度来看，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是保障资源可及性的重要补充手段，其实现方式正在不断优化。近年来出现的以subito、RapidILL及其扩展系统Rapido为代表的新型文献提供平台，通过流程标准化与系统自动化，大幅提升了资源请求和传递效率，使“未被本馆收藏的资源”能够在更短时间内提供给用户使用。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China Academic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Library，CASHL）文献传递服务平台在新一轮系统优化后，服务需求呈现显著增长。这一变化使资源获取由“预先拥有”进一步转向“按需获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信息资源建设的经费压力。从资源保存与长期配置的角度看，多方协同正逐步走向制度化与体系化。集体馆藏（Collective Collection）的提出，标志着图书馆开始以整体视角审视分散馆藏资源并通过分工保存与协同管理降低重复建设成本。ACRL在2022年《学术图书馆趋势报告》[31]中，将合作馆藏（Collaborative Collections）列为发展趋势之一；英国研究型图书馆协会（Research Libraries UK，RLUK）同样将其纳入2022—2025年战略重点[32]。例如美国十大学术联盟（Big Ten Academic Alliance，BTAA）的BIG Collection就是通过分布式存储与协同管理，实现了纸质资源的集中保障与共享利用[33]。以上实践说明，资源协作不仅是服务层面的互补，更是资源结构层面的再配置。我国高校图书馆在该领域同样积累了具有代表性的经验。例如，教育部外国教材中心项目由多所高校图书馆按学科分工开展纸质及电子外文教材资源的共建共享工作；CASHL通过统筹规划与分工采购，实现了外文人文社会科学文献资源的整体保障，并通过统一平台提供文献服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集体馆藏的运行逻辑。与以联盟协作为主的模式相比，我国更强调国家层面的统筹支持，以及有限范围内的图书馆参与。未来，高校图书馆有必要进一步探索多层级、多主体参与的协作机制，以区域或学科为中心吸引更多图书馆共同参与；此外，还需要探索纸质资源共建与保存、多馆协调的数字资源采购及长期保存安排等，以提升信息资源体系的整体效率与弹性。

（2）除馆际层面的协同外，信息资源建设同样需要实现由“图书馆内部事务”向“校内协同事务”的转变。随着科研活动对数据、工具与多类型资源的依赖不断增强，高校图书馆应主动与院系、科研机构及职能部门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在信息资源建设过程中争取多元经费支持，并共同参与专业资源的建设与维护。例如，在科研数据管理、学科数据库建设或特色资源开发等方面，高校图书馆通过与学科团队的协同，可以在提升资源针对性的同时，增强资源与实际科研需求之间的契合度。这类合作不仅拓展了信息资源建设的资金来源，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资源供给的组织方式。

总体来看，在经费约束与资源复杂性不断增强的条件下，高校图书馆通过馆际协作、校内协同、用户参与等多方协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单馆能力边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与高效利用。协作不再是补充性手段，而是成为信息资源建设体系中的重要机制，对于缓解经费压力、提升资源保障能力具有基础性意义。

3.4 多方对话重塑知识中介角色

在构建信息资源建设“用户视角”的基础上，图书馆不仅要理解用户使用资源的需求，还需理解用户在知识生产与传播链条中的多重身份。用户既可能是信息的接收者，也是知识的创造者与传播者；既是文献的使用者，也是潜在的收藏者、作者或出版方。全面沟通不仅是信息资源建设的辅助手段，更是解决各类矛盾的关键环节，它贯穿信息资源建设的全生命周期，关系到资源采选、使用、评价的每一个环节。

（1）加强与出版者、作者、相关机构之间的沟通。21世纪以来，开放获取与开放科学的发展正在重塑学术传播格局。高校图书馆在开放获取运动初期曾扮演积极推动者的角色，试图通过开放出版打破知识的“价格围墙”。然而，经过20多年的演变，学术传播的不平

等从成果获取端转移到了成果发表端——高昂的文章处理费（Article Processing Charge，APC）成为科研者的负担，部分商业出版商通过混合开放模式重新垄断学术传播权。这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开放获取的初衷，甚至引发“学术泡沫”和“出版通胀”。在此背景下，高校图书馆必须从被动采购者向主动协调者与知识传播中介的角色转变。高校图书馆可在学校层面积极参与APC与订阅经费的统筹协调，推动“订阅—发表”资金闭环优化，倡导更加合理、透明的出版生态。需要指出的是，此类统筹通常涉及科研管理、财务管理等多部门协同，其实现路径具有较强的情境依赖性，往往以咨询支持、数据分析、协议评估与谈判等方式逐步推进，而非简单的经费统一管理。例如，2021年清华大学启动开放科学支持计划，旨在加速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高校、科研院所创造的科学知识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2022年清华大学经过充分评估与美国计算机协会签订了开放获取转换协议，在保障资源访问的同时，为本校作者提供开放获取发表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订阅支出与发表支出的联动安排[34]。同时，高校图书馆也应协同科研管理部门、学术伦理委员会、出版社等，共同建立开放出版质量标准与风险防范机制。当前，我国部分高校已参考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发布的《国际期刊预警名单》，对潜在风险期刊进行识别与提示。高校图书馆可结合自身资源与服务优势，持续关注学术期刊发展动态，通过信息发布、咨询服务与培训等方式，加强风险提示与规范引导，协助师生提高对不规范出版行为的识别能力，减少学术发表过程中的潜在风险。

（2）强化与学者、收藏者的沟通。特色馆藏建设不仅取决于预算与采购策略，更需要高校图书馆与学术共同体进行深度沟通。优秀学者对其研究领域文献的价值有独到判断，他们的参与能为馆藏发展提供精准指引。尤其是在特藏与专题信息资源建设方面，学者既是推荐者，也是捐赠者。近年来，复旦大学图书馆通过持续的沟通与合作，在文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陆续形成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专藏”，如国内学者李达三（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中外比较文学专藏、黄霖（复旦大学教授）《金瓶梅》研究资料专藏，国外学者广田律子（神奈川大学教授）中国西南民俗学资料专藏、Walter Hinderer（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德国文学专藏。这些藏品数量可观、学术性强、文献价值高，且多附有签名、题词、批注、印章等原始信息，极大丰富了原始文献的内涵与研究价值。这些专藏汇入复旦大学图书馆并非偶然，而是图书馆长期重视与学者沟通、尊重学术情感与收藏意愿的结果。专业的捐赠管理机制、公开透明的接收流程和人文关怀式的服务态度使图书馆在学者群体中树立了专业的形象，得到了充分的信任，形成了“滚雪球效应”。事实上，每一次成功的沟通不仅带来一批珍贵资源，更强化了图书馆与学术社群之间的情感纽带。

可以说，全面沟通是“5C”框架中最具穿透力的要素，它既是各环节的“连接器”，也是化解矛盾的“助推器”。通过建立系统化、多层次的沟通机制，图书馆才能在复杂的信息资源建设生态中保持灵活与主动，促进信息资源建设向共建、共治、共享方向发展，逐步从单纯的资源提供者转向学术信息交流的重要参与者。

3.5 信息资源建设的人才支撑体系

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的转型，最终取决于人的能力结构。无论是资源结构优化、服务方式调整，还是与外部生态的协同，均以馆员队伍为基础。在智能技术持续演进与学术环境加速变化的背景下，信息资源建设已不再是单一的采选工作，而是涉及数据分析、学术判断与系统协同的综合性事务。信息资源建设馆员首先要具备拥抱变化的行动力与反思力。面对不断涌现的新技术与复杂多变的学术生态，馆员要敢于试错、勇于探索，在不确定中主动学习，在实践中形成判断。在此背景下，信息资源建设馆员需要在以下5个方面实现能力跃迁。①学术出版洞察力与信息资源建设统筹能力。深刻理解学术出版业的变革与趋势，在此基础上统筹纸质资源与数字资源、订购资源与开放资源，形成结构合理的资源体系。②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持能力。掌握大数据处理与分析方法，能够整合来自多渠道的使用数据、引用数据与成本数据，为资源评估与战略决策提供可靠依据。③科学预算与学科对接能力。在资源配置中兼顾成本效益与学科差异，促进图书馆预算与大学学科发展规划的动态联动，理解学校学科布局与科研重点，建立与院系等的常态化联系机制，使资源配置能够更好地回应教学与科研实际需求。④谈判沟通能力与知识产权意识。熟悉资源订购模式、授权机制及版权政策，具备基本的谈判能力与法律意识，在复杂的出版与授权环境中保障资源使用权益。⑤AI素养与创新协作能

力。在理解AI原理与风险的基础上，能够合理使用AI进行数据处理、用户分析，提高工作效率。

需要指出的是，能力建设并非简单的技能叠加，而是结构性的调整。一方面，应通过岗位设置与培训机制，推动能力的系统提升；另一方面，需要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以数据支撑、学科对接与协同决策为特征的工作范式，并在制度与流程的保障下，将其固化为常态化的工作机制，使能力由个体经验转化为可持续的组织能力。总体而言，能力跃迁所强调的不仅是个体能力的提升，更是信息资源建设支撑体系的重构。在经费约束、资源复杂化与用户需求变化的多重背景下，只有实现能力层面的持续更新，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才能由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配置，为整体转型提供长期支撑。

4 结语

“5C”框架的提出为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面向“十五五”发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要求，提供一套具有整体性和可操作性的实践路径参考。通过该框架，信息资源建设不再局限于“采”，而是嵌入知识生产与服务生态之中，形成内容、机制、转化、能力相互支撑的运行格局。

在“十五五”规划纲要与“双一流”建设持续推进的背景下，人工智能、开放科学、科研数据管理等将进一步重塑信息资源建设的边界与方式。高校图书馆需要在保障基础资源可持续供给的同时，更加注重结构调整与特色发展。在机制层面，以协同共建推动资源共享新格局。在能力层面，推动馆员队伍向复合型与专业化方向发展。可以预见，信息资源建设将不再以规模扩张为主要目标，而是更加注重体系效能与教学科研支撑能力。在这一过程中，高校图书馆唯有以需求为本、智能为翼、以开放为径、以学术为根、以知识为核，方能在新阶段继续支撑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成为高校知识体系与创新生态的坚实基座。

参考文献

[1] 肖希明. 信息资源建设[M]. 2版.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20：23–24.

[2] 程焕文，赵冬梅. 资源为王服务为本技术为用：程焕文谈高校图书馆管理的理念[J]. 晋图学刊，2020（1）：1–10.

[3] 王宇，谢朝颖，初景利. 学术图书馆战略规划编制十大关键问题[J]. 图书情报工作，2020，64（24）：5–13.

[4] 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EB/OL]. [2025–10–28].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moe_736/s3886/201601/t20160120_228487.html.

[5] 吴汉华，王波. 2023年中国高校图书馆基本统计数据分析[J]. 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25，43（2）：103–114.

[6] ACRL Research Planning and Review Committee. 2020 top trends in academic libraries[EB/OL]. [2025–10–28]. https://crln.acrl.org/index.php/crlnews/article/view/24478/32304.

[7] SCONUL. Library sector finances 2025[EB/OL]. [2025–10–18]. https://www.sconul.ac.uk/News/View?g=5de9e48c-7233-4fb2-8bd2-576d24b4b243.

[8] The State of U.S. Academic Libraries: Findings from the ACRL 2023 Annual Survey[EB/OL]. [2025–10–10]. https://acrl.ala.org/acrlinsider/the-state-of-u-s-academic-libraries-findings-from-the-acrl-2023-annual-survey/.

[9] 程焕文，程诗谣，王昊，等. 事实与数字：中国一流高校图书馆的发展趋势与严峻挑战[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25，51（3）：4–24.

[10] KELLY J. How Much Have Book Prices Increased Since 2019[EB/OL]. [2025–10–10]. https://bookriot.com/book-price-increase/.

[11] EBSCO Serials Price Projection Report 2026[EB/OL]. [2026–03–20]. https://about.ebsco.com/resources/ebsco-serials-price-projection-report-2026.

[12]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专题组. 馆配市场整体回暖高校馆码洋增幅逾2成[N].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23–09–01（021）.

[13] 商报卷藏数据分析组. 图书均价上涨6.46%新书市场份额下降[N].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24–08–16（001）.

[14] KELLY B. Resource sharing practices in academic research libraries-cancellations and tools[J]. The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2025，51（5）：103105.

[15] DALMEET S C. This tool is saving universities millions of dollars in journal subscriptions[EB/OL]. [2025–07–20]. https://www.science.org/content/article/tool-saving-universities-millions-dollars-journal-subscriptions.

[16] JACK G. Early Elsevier exits set tone for UK publishing costs showdown[N/OL]. [2026–03–11]. https://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news/early-elsevier-exits-set-tone-uk-publishing-costs-showdown.

[17] 每年涨价8%，福州大学图书馆宣布停止订购爱思唯尔数据库[EB/OL]. [2026–03–10]. https://paper.sciencenet.cn/htmlnews/2025/6/546505.shtm.

[18] 关于停订部分数据库暨暂停查收查引服务的通知[EB/OL]. [2026–

03–10]. http://lib.nufe.edu.cn/2025/0702/c327a11780/page.htm.

[19] 有关ASC、BSC、ABI INFORM和Project MUSE数据库停订调研[EB/OL]. [2026–03–10]. https://library.xmu.edu.cn/info/1175/14627935.htm.

[20] 关于停订O'Reilly for Higher Education等6个数据库的说明[EB/OL]. [2026–03–10]. https://library.fudan.edu.cn/81/53/c42896a754003/page.htm.

[21] 2023年中国高校图书馆发展报告[R/OL]. [2025–10–10]. http://www.scal.edu.cn/tjpg/202504150448.

[22] KYRILLIDOU M, MORRIS S, ROEBUCK G. ARL Statistics 2010—2011[EB/OL]. [2025–10–10]. https://publications.arl.org/ARL-Statistics-2010-2011/.

[23] 刘炜, 金家琴, 单蓉蓉. 新一代人工智能与未来图书馆建设[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025(3): 1–16.

[2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EB/OL]. [2026–03–25].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603/content_7062633.htm.

[25] KAREN B, KARA J M. Connect, Collaborate, and Communicate: A Report from the Value of Academic Libraries Summits[R/OL]. [2025–10–10]. https://www.ala.org/sites/default/files/acrl/content/issues/value/val_summit.pdf.

[26] DEMPSEY L. Library collections in the life of the user: two directions[J]. LIBER Quarterly, 2026(4): 338–359.

[27] ARL. Special Collections Statement of Principles: Research Libraries and the Commitment to Special Collections[R/OL]. [2025–10–08]. https://www.arl.org/wp-content/uploads/2003/02/special-collections-statement-of-principles-2003.pdf.

[28] AMEEN K. From acquisitions to collection management: mere semantics or an expanded framework for libraries[J]. Collection Building, 2006, 25(2): 56–60.

[29] JOHNSON P, WEBER M B. Fundamentals of Collection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Fifth Edition.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2025.

[30] 张甲, 胡小菁. 读者决策的图书馆藏书采购: 藏书建设2.0版[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1, 37(2): 36–39.

[31] 2021—22 ACRL Research Planning and Review Committee. Top trends in academic libraries[EB/OL]. [2026–03–01]. https://crln.acrl.org/index.php/crlnews/article/view/25483/33379.

[32] RLUK Strategy 2022—2025 [EB/OL]. [2025–10–08]. https://strategy.rluk.ac.uk/wp-content/uploads/2022/01/RLUK-Strategy-2022-25.pdf.

[33] Big Ten Alliance Alliance. Program for the Shared Print Collection [EB/OL]. [2025–10–08]. https://btaa.org/library/programs-and-services/shared-print-program.

[34] 清华大学作者福利来了! 在ACM刊物上免费发表学术论文[EB/OL]. [2026–03–20]. https://lib.tsinghua.edu.cn/info/1377/5740.htm.

作者简介

张敏, 女, 硕士, 副研究馆员, 研究方向: 数字资源管理与研究、信息服务与分析。
王乐, 女, 硕士, 研究馆员, 通信作者, 研究方向: 图书馆资源建设、信息分析与评价、图书馆管理与研究, E-mail: lewang@fudan.edu.cn。

Research on the Information Resource Development Path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5C" Framework

ZHANG Min[1] WANG Le[1,2,3]
(1. Library of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P. R. China; 2. National Experiment Base for Intelligent Evaluation and Governanc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P. R. China; 3.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ssessment,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P. R.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information resourc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in China is faced with challenges such as growing funding pressure, higher competency requirements for librarians, diversified user demands and homogenization of resources. In the inaugural year of the 15th Five-Year Plan, this study puts forward a "5C" framework: taking high-quality and distinctive library collections (Collection) as the core; strengthening the value connection (Connection) between resources, the university and users; reshaping comprehensive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among librarians, scholars and academic publishers; boosting collaboration (Collaboration) within local and global academic communities; and enhancing librarians' professional capabilities (Capability) to cope with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This framework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the information resource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Keywords: University Library; Information Resource Development; Collection Development; "5C" Framework;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